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在的年轻人已很难想象,美与不美,从前会是一个不能触碰的禁区。如今“美女”到处飞,我则要聊一聊我们年轻时的故事,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事情始于那一声惊叫——二十年前的日语培训班一位同班女生,给我太太转来了一张照片,那是她四十岁时所摄,如今业已失踪的一张头像。我太太兴奋地连说两遍:“哇,没想到那时候的我,还这么好。”我心里暗好笑:“喔,你到现在才知道呀?”接下来,她折腾开了:又是强迫我好好观摩,又是给要好朋友赶紧转发,好像唯恐“她”会“逃掉”,又拿到懂摄影的朋友那儿去复印放大,最后布置我一个任务:帮她分发。好吧,这些琐事我亦认真去做,因为她会开心。

其实,她年轻时的好看,她的同学、邻居、亲朋好友,还有生活在她周围的人都有口皆碑。我开始是看了她的几张照片,确是有一双好看的眼睛。我曾特邀大学要好同学当场来“鉴定”,亦是这个意见。照片上的女孩子,清纯而又文静。而且她可谓整体的美,难得。比方,作为人的第二张脸的双手,不做手模真是可惜了。

我们这个小丫头,当然不傻。人对她的议论、点赞她当然听到了,那些灼人的目光也感觉到了,但这丝毫惹不起她的沾沾自喜,相反却是感到讨厌。那时候,她这样的女生都一门心思追求思想进

步,与“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家里给她做条新裤子,她坚持要缝上两个补丁。最宠她的外婆不解,她振振有词:“班上的同学都有的,我也要,否则我不穿。”

人常说,第一次约会、见面,煞是惊心动魄。然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几可说是次失败。印象里,无非是看了一场《白毛女》,被两边亲友堵着,和一个陌生女生坐在一起而已。之后让我单独送她回家,也不知说了些什么,结束。第二次,我已经想定,既是神圣交友,就要跟她坦率地无保留地谈一谈,说的当然是我这方的媒人不会提及的情况。我说:“有关我分配留校的事,去农场接受再教育时已风闻起了变化,现在面对重新分配。这一来天南地北便去向不明,此其一。其二,高中起就做起的配音梦,亦还是渺茫,能否跨进上译厂亦是毫无把握,争取吧。还有一点,我是回族,要我改变生活习惯也是不可想象的。好了,坦白交代完毕。你好好想一想。”这几条分量其实都很重,只要她脚底一摇晃,我们就立马告吹。我想干净利落地得到一个答复,于是又说:“那么,我是不是可以下周日再约你出来?”未料这个丫头毫不迟疑地答道:“可以。”哇,好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孩子!我心里感动着,握住了她的手……

她后来从未对我再解释什么,而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已经给出了结论。她跟我一样,身具两个情结——翻译片情结和俄罗斯情结。尤其说起外国电影,她头头是道,我看过的外国电影,她居然一个不漏全看过。配音演员,她都如数家珍。她对我以及我的配音梦天然地具有一份同情心,所以才会有埋下一份被破碎的才理埋,心甘情愿冒着前途未卜的风险走到我的身边,陪着我徘徊在上译厂的门外。她不止一次说,非常享受电话里听到那一声:“小杨!”(那时用的绝对是沪语,感谢我的音色。)

曾有不少她母亲朋友的孩子,频频向她射出了丘比特之箭。他们明显的优势,都在于有海外背景,将来移民到海外应在话下。但都未能打动这个小丫头。好玩的是,那时不时有马路求爱者,都是些帅大学生,浪漫而又充满热情,结果吓得小丫头只想转身逃掉。这些有趣情节,让我十分感慨:这些老三届老高中的可爱女孩儿啊!

我曾说过,30年配音生涯,我对不住自己的父母,对不住老婆,也对不住一儿一女,但我没有对不住工作。这是事实。

另一个角度在画同一个亭子,一边画一边擦,已见基本轮廓了。陪伴她的是她奶奶和爸爸。她奶奶告诉我,她们从安徽来,小女儿患了骨癌,几经辗转寻医,现在六院治疗,一条腿已经手术失去了。目前在化疗,孩子头发已全无。一周费用上万,他们在附近租房。女孩喜欢画画,今天特意带她出来晒太阳和画画。

我把这事讲给淳听了,他放下笔过去看了她的画。半小时后,我们画完了,淳突然说,我把画送给你。我一愣,有点舍不得,这是淳画得较好的一张水粉画。淳却很坚决,他怕难为情,一定要我代为

送过去。

女孩奶奶和爸爸也没想到,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千谢万谢。我说,小哥哥祝她早日康复!那小女儿已趴在画板上哭了起来。我想叫淳过来与女孩和她家人一起拍张照留念,但那女孩哭得泣不成声,照没拍成。淳只说了句“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奶奶和爸爸不断感谢。回家的路上淳说了几遍,今天我做了一件难以忘怀的事,很高兴!

其实,淳今天心情很不好,他知道了期末考试结果,有几门不理想,出来画画也是想排遣一下。我一直在安慰他,画画的时候不要想其他的事。回家路上我跟淳说,每个人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有时还很难。但你看这个小妹妹,应该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信心满满地说,爷爷,我知道了。

鹅藤藤
鹅藤藤草是崇明乡间常见的一种野菜,它有着一个十分诗意的学名:繁缕。有关词条上介绍,因它草茎极为繁茂,中间有一缕主茎,故名。而我们崇明人叫它为鹅藤藤,是因它的形状与鹅肠十分相似。年年春分时节,家乡的田里河边宅角路旁,鹅藤藤就会一片嫩绿地冒出地面,毫无顾忌地向四方伸展,敞开手脚躺卧在大地上,用不了多少时间,密匝匝地长成一大大片。

有小孩来挑野菜了。荠菜当然是首选。挑回去,或做馄饨的馅,或做圆子,或拿到街上去卖。往往在挑不到荠菜的时候,才会挑鹅藤藤。但鹅藤藤凉拌不失为一道美食。焯水后依旧一片翠绿,微微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幽幽清香。再用鲜酱油、小磨麻油一拌,嗨,吃起来那份爽口,真是打耳光也不肯放啊。

鹅藤藤的食用方法还不止于凉拌。它那嫩嫩的梢头,更比苏浙一带喜食的豌豆尖来得柔嫩鲜美,无论炒食、煮汤,都是上佳的食材。记忆里,我在上小学时,还见到过家里曾祖母用鹅藤藤煮豆腐浆。先将黄豆磨成浆,煮沸后改为

只是害苦了我的太太,这也是事实。她既要操心一日三餐,又要照料、呵护辅导两个孩子,自己又要天天上班,上班路还挺远。可怜从前连条手帕都要扔给佣人洗的大小姐,如今在我这里被改造成了一个“钟点工”。虽然我亦陆续捧回了优秀电影艺术家的称号,但家里的生活质量依然如故,没有什么提高。她会有想法,但一向坦然面对——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对她,我心中只有感激。

我们两个孩子,高中毕业之后,先后按他们自己的选择去了国外留学。做母亲的,本已能省则省,在这一来更是节衣缩食,在紧要关头助一儿一女一臂之力。学成之后是否海归?大孩子先给我们来电,说是决定回上海,因为喜欢上海。我就回了一句话:“我不反对。”后来,女儿也是这样的意思,我亦是一句话:“我不反对。”而我这答复,当然是要和孩子们的妈妈商量的。若没有她明确的支持,我的回答便不会那么痛快。这个深明大义的贤内助,在这

件不算小的事情上,亦是表现得这般豁达啊!人生苦短。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这恐怕是最值得珍惜的快事了吧!

这篇小文亦该落下帷幕了。只想在这里再说不尽肺腑之言:致敬,了不起的老三届!致敬了不起的老高中的女孩子们!在我看来,她们永远年轻,那头黑发,竟令岁月在她们面前迷失了方向。生活毕竟是美好的,祝愿我们——不管你多么平凡,多么普通,都能看重内在之美,拥有一份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那么你向往的快乐,就在你的面前展开翅膀了!

去年我曾发表《对联挂反了》,批评某剧布景中堂对联挂反了。吴孟庆老先生发来微信说:“顾老师所言极是,这方面的问题应引起文化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我最近回宜兴故乡,看到新落成的祠堂很高兴,但当门一副主要对联弄反了……这些乱象不是小问题……”今年又看到报载《春联到底怎么贴》一文,小作者居然借其当语文老师母亲的口,不知从哪儿找来的依据,说春联要跟着横批字的写法贴出左右。

对联的历史也有两千多年了。到今天到底怎么贴春联左右还未搞清楚,乱象丛生,真有点惭愧,无颜面对我们的老祖宗了。有三种说法要来分辨一下:

第一种说法是贴春联左右要根据横批字的顺序而定。字如果右到左写,那上联贴右,下联贴左。反之,横批字从左到右写,那上联贴左,下联贴右。后种说法就是上述提到的小作者的说法,我认为这是受网络文化上某些奇谈怪论的误导。要知道横批不是春联的将帅,它和春联文字、结构、句式上没有一点关系,它只是在表述内容上有联系。它可有,只可用“福”字等代之。横批起的不是“挂帅”作用,而是“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它不能决定左右联的贴法。

第二种说法是古代右为上,左为下。如右军将军王羲之史称王右军也,左迁九江郡司马白居易也。故上联贴右,下联贴左。社会进入现代“左上下下”了。革命派,先进,是左派;保守派,落后,是右派。所以,左边应贴左联,右边才贴右联。这种说法牵强附会,让传

文火烧熟,再把洗净切成小段的鹅藤藤放入,加入精盐、葱花,再烧至入味,就可出锅了。那洁白的豆浆里,漂浮着点点翠绿,赏心悦目;喝起来和咸豆腐浆比,丝毫不逊色。

早年崇明乡间的老百姓还喜欢吃面疙瘩。把鹅藤藤焯炒好后加入刚刚烧开锅的面疙瘩汤内,煮沸后吃起来也别有风味。

我的外祖父出身于中医世家,当年颇有名气。他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诉过母亲,说这鹅藤藤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它做成的豆腐浆能健脾胃,活筋骨。面疙瘩用活血、下乳、去瘀的鹅藤藤和养心安神、厚肠益脾的面粉相配,益气除烦、活血下血。可惜的是,民间现在知道这功效的人已经不多见了。

猫耳朵草
在春天的众多野菜里,有一种先秦古诗里就已经可以见到踪影:卷耳草,也叫球序卷耳。《诗经》里流传下来的那首诗很有名气:“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真彼周行。……”崇明人叫它为猫耳朵草。这

是以以前岛上乡间随处可见的野菜,它有着圆形的叶盘,叶片虽小却肥厚,上面长着短短的细绒毛,像极了小猫的耳朵。印象中,猫耳朵草生长期比较短。在去冬种植过小白菜的地里,特别多,长得极为迅速,十几天开花,又过十几天种子就成熟。猫耳朵草嫩时没有茎,待到有茎出来就老了,不好吃,所以,摘它最好是在尚嫩未长出茎的时候。一股大凉凉拌。由于叶子带有绒毛,容易粘尘土,所以用水多次漂洗,洗干净后再放入开水里焯一下。焯后马上放到凉水中去激,激透后再捞出攥成团,这样能使颜色翠绿不变黄。切碎后加入麻油、米醋、精盐一拌,翠绿诱人,清香可口。

老实说,这样好吃的凉拌猫耳朵草,我小时候仅仅吃到过一次,那是跟母亲去一户人家那里喝喜酒时,其中的一只冷盆就是它。那么,这么好吃的猫耳朵草,在人们的记忆中,为什么没有荠菜、蜆蜆头、鹅藤藤来得深刻,也少见有人家经常食用呢?当年队里的三好婆告诉我,主要缘由是猫耳朵草实在太小太嫩了。大人

没有时间去采,小孩子们没心思。写到此,又记起了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个饥馑的岁月里,几次吃猫耳朵草的经历。那时我在县中寄宿读书,一个月仅仅二十八斤的口粮,每天只能按三三六的标准订饭,亦即早上和晚上为十六两制的三两粥,中午六两饭,天天饿得慌。一个星期天,和我上下铺的同学一起外出挑野菜。什么荠菜、蜆蜆头、鹅藤藤,早就给人搞走了,于是就只好挑猫耳朵草回来。在脸盆里用开水焯了一下,无油无盐,这淡而无味的猫耳朵草啊,几口下来就倒了胃口。后来,从一位家中带酱油和盐来平时冲酱油汤喝的同学那里讨了一点盐才吃了下去。以后,我回家也搞了点酱油和盐,和同学又采了几次猫耳朵草吃。

长大工作后,生活一天好似一天。有一次回家,突然记起来,想要去寻找时,却极少见到,根本不成片。母亲说,这猫耳朵草虽然喜肥,但不喜欢化肥。过去小菜地里常见,但现在很少见到,因为不施农家肥了啊。老人家的一声叹息,引起了我无限的惆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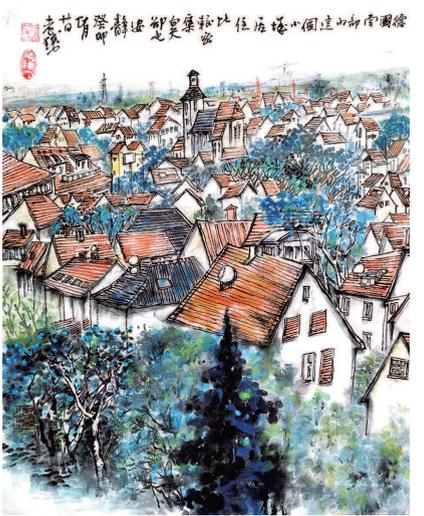
打算好了,春来了,什么时候去田间,挑一篮子野菜回家尝尝看,寻寻儿时的记忆。

致敬,老高中的可爱女孩儿

童自荣



鹅藤藤草



斯图加特窗前

写生 钱新明

一品红



哪怕并没有花开,也红了顶端的叶子(刷刷齐)。作为春天的一员(一分子),既然站在春天的行列里(焕然一新),也愿意诗化并扮美春天。

起劲鼓红了的手掌?还是激动兴奋的渴望奉献的笑脸?

冒着寒风辛辛苦苦画了一张画,而且自认为是画得很满意的一张画,最后竟送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寒假开始了,那天一早,较为寒冷,但天朗气清。孙子淳说,爷爷,我们出去画张画吧。淳从小跟随我学画,平时周末或节假日有空我们就会开车去郊外或古镇画风景。“好呀!”我见他兴致,便和他一起整理了颜料、画笔、画板、画架,去了附近的漕溪公园。选好景,架起画板,我们就开始认真画了起来。

我们在画画,不少人在围观,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坐着轮椅也在看。一会儿,她家人推着走了,我发现她在离开我们不远的地方拿出了纸笔也画了起来。我好奇地过去看一看,她用铅笔也从

养育